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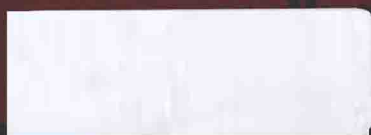
张瑞麟◎著

第一部

爹娘

Father And Mother

瑞麟白是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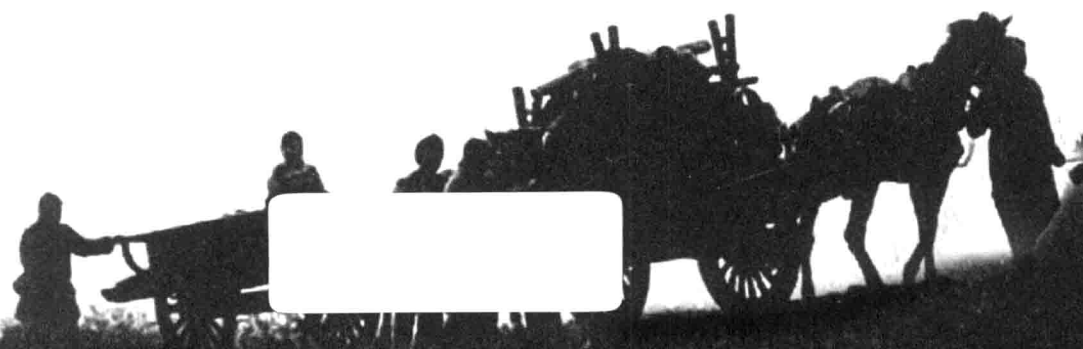
张瑞麟◎著

第一部

爹娘

Father And Mother

瑞麟白题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爹娘 / 张瑞麟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063-7355-5

I. ①爹…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3355 号

爹娘 (2册)

作 者: 张瑞麟

责任编辑: 朱 竞 江小燕

装帧设计: 郑瑞岭 崔莹莹

插 图: 张爱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华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5 × 250

字 数: 870 千

印 张: 63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55-5

定 价: 88.00 元 (全二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天下的父亲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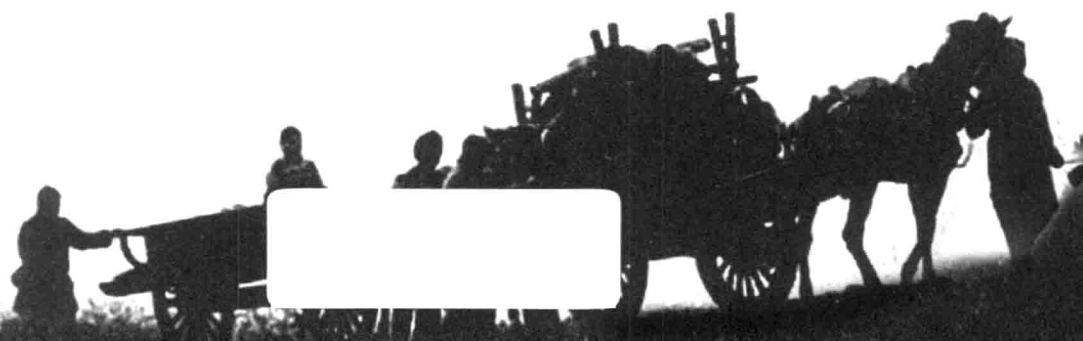
张瑞麟◎著

第一部

爹娘

Father And Mother

瑞麟白题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爹娘 / 张瑞麟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063-7355-5

I. ①爹…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3355 号

爹娘 (2册)

作 者: 张瑞麟

责任编辑: 朱 竞 江小燕

装帧设计: 郑瑞岭 崔莹莹

插 图: 张爱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华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5 × 250

字 数: 870 千

印 张: 63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55-5

定 价: 88.00 元 (全二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部

如果人生纯属辛劳，人就会
仰天而问：难道我
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
是的。只要良善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
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
来度测自己，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宁愿相信后者，这是人的尺规。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大地之上。
我真想证明，
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德] 荷尔德林《人，诗意的栖居》

引子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

“人的一生又短促又漫长。咱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能健健康康地活一辈子，能给这个社会，给他人，也给自己多做些积德的事，不做和少做亏心的事，你生活的日子就会是快活幸福的，你离开人世时地狱那鬼魂的手就拉扯不到你，你会抬起头，挺起胸膛，清白坦荡地走向天堂向上帝报到。上帝是公平的。孩子们，要记住，不要追求升官发财，不要羡慕那些升了官发了财的人，也不要嫉妒他们，要知足常乐，要做一个一生善良忠厚老实勤劳的好人，平凡快乐地活着才是真的！”老人时续时断的语气带着临终之托那种不可辩驳的威严与中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说完这番话后，带着一生持久劳累后的休憩，带着无怨无悔的轻松表情，带着上帝招手呼唤的轻松惬意微微地慢慢地好生舍不得地闭上了双眼。她的嘴还没有闭上，还在翕张，好像还有万语千言要说给孩子们听，可吃力地张合了几下，十几下，几十下，既像是安心又像是惦念，既像是嘱咐又像是告别，几次努力没能吐出声响，而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娘——”

“奶奶——”

“姥姥——”

围在老太太身边十几个孙儿弟女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唤，恨不能用发自心底那凄厉的呼喊叫醒老人，唤回老人，也像是要用全部努力放缓老人离开人间走向天堂的脚步。

窗外，已是后半夜了，可天空还是那么洁白，纸钱币般大小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洒着，好像是上帝派来无数个天使来送别，抑或是来迎接老太太的魂灵安然升上天堂；天上，无数颗大大小小的星星今儿个咋这样亮晶晶，光闪闪，似乎在喊——述说着地球上人们听不到也听不懂的语言——娘，老人家！

人类历史刚刚迈入二十一世纪。

一位普通平凡的老人，一位在这个地球上生养了十二个子女，一生只知道为家庭，为他人，为别人多做些什么，呕心沥血苦熬苦拽九十六载岁月的老人，带着怀恋挂念思念永远地离开了她一生钟爱的这片山川大地水草庄稼，离开了这群爱她敬她绕膝于她的儿孙们。

“呜——”随着一柱巨大的乳白色气体的升腾和紧随其后一声悠长辽远震耳欲聋的火车头的轰鸣，雾霭迷濛的夜色大幕被缓缓地拉开。天上无数颗星星在悄然退去，一丝灰朦朦的光亮今天好像来得格外地早，又像是特别地通晓“人情事理”，在送别一个备受孙儿弟女孝敬，备受四方邻里尊重的人，一个世界上最平凡的老人，一位老太太，一位老母亲。

这是东北一个小城——新镇。

夜晚，灰朦朦的夜色笼罩大地，低矮孤零的日本占领时期建造的灰黄色火车站候车室的钟声“叮叮噹噹”敲响了新的一天启明后的第一个声响，四面八方的亲朋故旧，从河北文安，从北京，从天津，从大连，从旅顺，从吉林，从很多很多不知名的小县城、小乡镇以至小村庄聚拢到这个人们不很知晓的城镇里，来到这个普普通通的铁路家属平房前，期待着再看上这位老太太一眼，再送送这位老姐姐、老母亲、老奶奶一程。一二百人的送别队伍把一个昔日凌晨安静得只有火车“轰隆隆”声响外再没有人群嘈杂声的铁路车站前广场惊扰得不安宁了。

凌晨四点整，为了不惊扰还在睡懒觉的太阳，人们行动了，铁路家属住宅区车站街十六号院大门打开了。四个右胳膊上戴着黑布绣着“孝”字的青壮年男子抬着一个长方形木板，上面安详地仰卧着一个老人，头顶戴着黑色白边绒帽，身上盖着黑白相间的大绸缎子被，露出的两只“三寸金莲”上穿着女儿和儿媳一针一线缝制的黑底白花棉布鞋。

老人家门口，一辆灵车周围黑压压地围满了送别的人们。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在亲人们殷殷地叩首下，在众多亲朋故旧的肃穆默哀中，老人被送上了灵车，装入棺槨。

灵车车门关上了，随后一声刺耳惊心的长鸣，像是老人在向大家泣别——俺舍不得离开你们大伙儿呀；也像是人们最后一次告慰老人——安息吧，天堂之行，一路走好，这么多人为您送行，您可以安详地去了！

灵车启动了，缓缓地向西行驶。灵车后，长长的送殡队伍前，一个六十多岁的男子——老人的长子打着众多亲人共同题写的挽幛：

家庭里一个再平凡普通不过把富足美满祥和幸福送给长辈送给儿女送给
亲人送给邻里一身清静了无牵挂的老人

人世间一个非凡圣洁高尚亲朋故旧邻里乡亲众口一辞赞美高歌精神永驻
灵魂升向天堂非比寻常可亲可敬的母亲

谁说没有天意——上下对联字数相加恰好是老人的阳寿之数！

灵车上，九十六朵纸花编织成的花环放在棺槨上反射着耀眼的银白光色，好像在告诉后人：人生七十古来稀，老人九十六载的人生历程放射出的是娇媚耀眼光彩夺目的光焰，辉耀前世，泽被来者！孙儿弟女与亲朋好友排成长队——送行的人悄然增加，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长——人们悲痛地随车行进着。随着“嘀——”的一声长鸣，灵车加快了速度，孙儿们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喊声：“奶奶，姥姥，妈妈，娘——”，一团团纸花撒在路口，撒在桥边，撒向空寥的天空。

灵车和亲友队伍在向殡仪场移动着……

这就是张家老奶奶，一位终生勤劳，乐善好施，德高望重，含辛茹苦生育了十二个儿女，给后代和邻里作出人生美好榜样和生活典范的老人。张奶奶以九十六岁的高龄无怨无悔安详地离开了这个她一生辛勤耕耘充满劳绩的土地，离开了这个给了她太多太多辛酸磨难的世界，离开了她生前无时无刻不魂牵梦绕的孩子们。

这个既普通平凡又令后人肃然起敬使上苍自豪的老奶奶，在老人家与十年前离世的老伴儿一起，一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共患难相知相爱书写着一篇篇平凡而又壮美的普通百姓的奋斗史，谱写了值得后人久久回味坎坷曲折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人生乐章。当两位老人遥距十载双双魂归西天的时候，回顾两位老人的人生轨迹生活历程，分明就是在聆听一首上中下阙优美畅怀令人刻骨铭心的歌曲，欣赏着一台人生舞台凄美豪放的活剧，体会着普通百姓苦辣酸甜百折不挠乐观向上的人生！两位老人在史书上名字阙如，是的，他们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可他们用一生的向善趋美悲欢离合写出了一部悲壮的史诗，这“史诗”又是那样的亲切、平白、可读、上口、难忘——他们是天底下人们心灵深处共有的爹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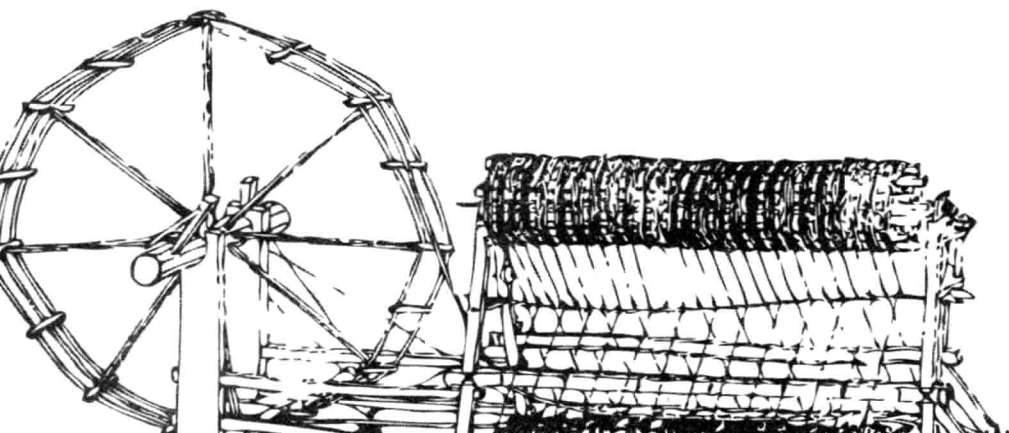
可歌可泣的爹娘！

走向天堂的爹娘！

第一章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



二十世纪初叶的华北平原。

一望无际一马平川的黄土地上，秋风瑟瑟，麦秸枯萎，玉米秸瘦矮，荒草凄凄，大地上人烟稀少，车马零落，一场大旱灾使得这片“十年九涝”的“古洼”大地刮着使人睁不开眼张不开嘴的黄土裹挟着沙粒的冷风。

“救命啊——”远处传来中年妇女凄厉的呼救声。

西北风在“呼呼啦啦”地劲吹着，一时间刮走了那凄厉又虚弱的呼救声。

“救命啊，土匪抢劫啦——”声嘶力竭的呼救声再次传来，借助风势，传到了王家村村西头场地上一群练武的孩子们的耳朵里。

“快去看看，有人遭土匪抢劫啦！”领头的只有十一二岁剔着寸头长着方圆脸庞的“孩子头”随手操起了习武的木棍，高声召唤着小伙伴儿。十几个小伙伴儿一呼百应，各自操起棍棒，拎着粗布小褂，随着领头伙伴儿朝呼喊声传来的方向迅疾跑去。

村西头一百多米远一片枯萎的荒地里，一条蜿蜒崎岖的小路上，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正在同两个土匪拉扯着一个花布包袱，身后一个年逾六旬的老婆婆仆倒在地，双手死死地拽着另一个土匪的腿，哀求着：“他大兄弟，行行好吧，这可是给俺孙子看病的救命钱啊！求求你们行行好，放过俺们这孤儿寡母吧！”

被老太太拽住腿的土匪几次挣脱不得，看着不远处跑来十几个操着棍棒的孩子，脸憋得红红的，边骂边踢打老太太：“松…松开手，你…你他娘的要看…看病吃饭穿衣，俺也…也不能喝…喝西北风呀！快滚…滚开吧！”说着抬腿对准老太太肚子踢过去。老太太“啊——”一声惨叫昏了过去，可双手还在死死抱着土匪的腿不放。土匪举拳就要击打老太太。

“住手——”随着一声响亮却略带稚嫩童音的吼叫，一根木棍打将过来，将土匪拳头挡在空中。前面两个抢包的土匪回头看到此景，放下包袱，抽出别在后腰的长刀对着第一个冲过来的“孩子头”砍杀过来。

“景涛小心——”紧跟其后的两个小伙伴儿大喊着。

冲在最前面这个“孩子头”是大董村习武堂二十多个习武弟子中的张景涛。在小景涛冲杀在前挡住土匪对老奶奶下毒手的当口儿，他用余光注视着必定转身抽刀砍杀过来的土匪。小景涛抽回手中的棍棒，只见后面的众弟兄围住一个土匪，展开一场以小斗大，以弱对强的恶战。

小景涛一个后翻身跳到杀气腾腾的两个土匪的背后，“噼啪”两棍打得两个土匪眼冒金花，一时辨不清南北西东，土匪转过身来，定神看准只有小小的十几岁的一个娃娃，既羞辱又恼怒还夹带着十倍的复仇心，凶相毕露，抡起大刀向景涛砍来。小景涛沉稳冷静不慌不忙有板有眼用一根木棍对打两个土匪，不到十个回合，景涛的木棍被砍断，再次被砍断，眼看手中抗敌的武器失去威力，小景涛索性把手中剩下的一节木棍扔掉，展开双拳立地待敌，拳脚对拳脚。两个土匪收回手里的刀，

拉开拳击的架势。小景涛一双小拳头迎击一双大拳，“噼噼啪啪”拳来拳往，腿去腿回，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忽快忽慢，打得眼花缭乱，应对不暇，胶着持续，难解难分。

后面赶上的十几个小伙伴儿围着另外的几个土匪展开了一场厮杀搏斗，孩子们渐渐地失去了优势，体力和经验都不足以长久应对。经过近一个时辰的对打，太阳慢慢西滑，快要落下地平线了，天渐渐暗了下来，眼看对手越来越强，外围的一个小伙伴儿急中生智，一边巡视着土匪，一边从后腰里拔出弹弓，从兜里摸出一个带尖的石头，瞄准为首的土匪拉圆了弹弓，用尽全力击打出去，土匪头子“啊——”的一声惨叫，捂眼的手指渗出鲜红的血，疼得他就地跺起脚，骂起娘来。一个土匪见匪首受伤，无心恋战，扶着受伤的匪首向西头一片树林跑去。

与小景涛对打的另外两个土匪没能得手，其中一个使了个眼色，在一个出快拳使疾腿加速度的同时，另一个悄然转到小景涛后面，趁景涛不备，抽出刀来，照准小景涛的头部恶狠狠地砍去。好在小景涛功夫深厚，早有提防，正面与一个土匪周旋击打的同时，也关注后面土匪的动向。一阵刀劈斧砍的风声从耳际响起，他知道那家伙已经劈刀砍来，顺势一躲，借势跳起，既回击前面土匪的正面进攻，又躲开后面土匪的暗刀伤害，待小景涛将面前土匪的进击挡下，后面的土匪手起刀落，没有砍到小景涛的要害处，可小景涛跃起的右腿被其劈刀划伤，裤子撕破，小腿肚拉开一道血印，鲜血涌出，“噗通——”一声摔倒在地。两个土匪还要杀人致死方解“被挡横”之恨，就在这时，其他十几个小兄弟手持棍棒冲杀上来，几个土匪看头目跑远，无心恋战，面对一群孩子自知也不会有更多的便宜可占，收刀急急后退几十步，转身一溜烟追赶头目跑回老窝去了。

小伙伴们儿怒目圆睁，看着这股土匪逃窜的背影，个个心头之恨聚拢在小景涛头上和眼睛里。不知谁惊呼了一声：“哎呀，景涛哥晕倒了！”

众伙伴儿急忙围拢过来，呼喊着重涛的名字。小景涛疼得额头上汗珠蹦出，牙根咬得“噤蹦蹦”的响，却说不出话来。小伙伴们儿急得你看我我看你一时没了主张。就在孩子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的时候，一辆毛驴车“踢踢踏踏”地由远及近跑来。赶车的老汉看上去有六十来岁，脸上的条条皱纹记载着所历生活的沧桑。老汉头上箍着破旧的白毛巾，既遮风挡土又可拭汗。看到一群孩子焦急地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孩子，老汉知道一定出了大事，“吁——”叫停了毛驴儿，跳下车来，摘下头上的毛巾，擦了把汗，急急走上前去，拨开孩子，蹲下身，看到躺在地上的小景涛腿上血流不止，老汉忙把手里的毛巾撕成两半儿，包扎起小景涛的伤口，随后，看着周围焦急无着的孩子们大声喊着：

“别愣着了，还不麻溜儿把他抬到车上去！”

孩子们七手八脚把小景涛抬上车，老汉鞭子一甩，毛驴儿车跑了起来，很快

回到了董家村，进了董家大院，老汉高声喊着：

“立德，快去高村请孟老先生来！”

“爱莲，快拿洗脸盆，端盆干净水，给小哥哥洗净伤口！”

小爱莲是老汉的二孙女，是老汉最疼爱的孩子，也是家里最聪慧最招老汉喜爱的丫头。小爱莲清脆地答应着，很快端来一盆清水，用毛巾一点一点地给小景涛擦洗起伤口来。洗着洗着，小景涛醒过来了，睁开眼，近距离地看着眼前这个一对儿水汪汪的大眼睛白里透红圆脸儿的小妹妹在一边用胳膊擦着汗，一边仔细地清洗着伤口，小景涛感到一阵阵揪心揪肝地疼痛，脸上的汗珠大串儿流淌着，他咬着牙，一声不吭地强忍着。小爱莲很快就给景涛清洗干净了，接过爷爷递过来的白布一层一层地包扎好。当小爱莲抬起眼睛，看了一眼小景涛时，四目相对，竟都直直地看着对方好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小爱莲粉白的小脸儿竟一下子红了。

人生的际遇是纯属偶然，还是冥冥中有上帝的安排、偶然中有其必然？“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若是偶然相遇，善良之心使老汉营救小景涛伤痛危急是“百年之缘”，那么以后真真可谓“千年之缘”了。

这是华北东南部的千年古城——文安县。

县城周围是三丈多高的宽大城墙，形成了一个方形城郭，东西北三面分别有“迎恩门”、“永定门”、“拱晨门”，南面有“来薰门”和“作新门”。城墙外，有深一丈五尺，宽三丈的护城池；城墙内，大小不等红砖灰瓦的房屋鳞次栉比，长短宽窄不一的胡同交织错落，门前高高悬挂着大红灯笼的客栈商店，各式手工作坊，以及一个个春苑青楼充斥着这个古老的城苑。人们在城里悠闲安稳地采购着生活用品，在青砖绿瓦的大药房里称药，老年人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叼着长长的烟袋一边漫无目标地聊着，一边欣赏回味着烟袋锅里袅袅升腾的缕缕青烟的味道，有人在提着鸟笼子遛鸟，有人牵着大小不一的各式家犬在遛弯，有人在挑着担子叫卖着大饼火烧油条一锅鲜……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像天上的浮云如地上的流水在安宁有序地度过着。

城外七里远的孙氏集镇上，在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赶集人流中，在一个大柳树下，不下百人在围观，里三层外三层热闹异常，围观的人们不时发出“好——”“太妙了——”“绝了——”的喝彩和欢呼声——这是一场孙氏乡里有着谁也说不清楚究竟多少年多少代的传统武术表演和比赛的一个地点。

河北自古就有崇文尚武的传统，人们把写得一手好字，练得一身武艺看得十分崇高，具备这些本事的人会令男女老少刮目相看，发自内心地敬佩。谁家有好女儿，都要选那武艺高强，识文断字，又能写一手好字的后生做未来女婿的最佳候选。

时近中午。太阳升上一斜杆子高了。在没有一丝云彩遮挡下，观看表演比赛

的老人和大人孩子的额头上渗出层层汗珠；演武的孩子们个个浑身湿透。在一阵阵拳脚击打中，尘土飞扬，刀枪剑戟发出激烈的碰撞声响。人们在为一个十二三岁男孩儿的表演鼓掌叫好。不到十几分钟，这个小男孩儿已经把两个比他高大雄壮的对手用长拳打倒。只见他圆圆的脸庞，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在雄视对方。他身着一件粗布白色长褂，开着襟，打着一根蓝褐色腰绳，穿着一条黑色宽大长裤。只见他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用力紧了紧腰带，请求身旁的教头：“师父，再派上来一个吧。”

又一个对手上来，经过一招一式二十几个来回，刚上来的小兄弟又倒在这个小师兄的拳脚下。

师父大声叫道：“上两个！”两个健壮清秀的男孩子从两旁跑了上来。经过二十几个来回，两个孩子脚步放慢，明显打不出开始时有力的“砰砰砰”的击拳声和长腿扫荡“嗖嗖嗖”的风声。小景涛却越打越勇，先是一个飞腿放倒一个，接着一个长拳击倒了另一个。

人们扯着嗓子高喊着：“景涛，好样的！”

观众中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领着一个看上去有十来岁的女孩儿，小女孩儿看得入迷了，蹦啊跳啊拍掌呼喊称好不迭。这个梳着长长的辫子，穿着花布上衣，裹着小脚，忽闪着一对晶莹透亮大眼睛的小姑娘，一边看着男孩子的表演，一边悄悄地问：

“娘，这个不败的小哥哥不就是前些日子爷爷在路上救回来的那个在土匪手里解救出一个老奶奶和儿媳妇的王家村的景涛哥哥吗！”

娘笑了：“是呀，还是在咱家给他治伤的，你也有功！呵呵。”

母女俩儿会心一笑，接着又兴致勃勃地观看。

太阳西斜了，一阵凉风吹来，母女俩随着人群，带好赶集购买的针线花布油盐粉条酱油冰糖大料花椒，还有女儿嚷着给爷爷打来的那一铜壶白酒，高高兴兴地往回赶路。

母女俩向外走着，来到另一个表演点，一群人在看“打桩号子”的表演，小爱莲拽住娘的衣襟：“娘，咱们听一段再回家吧！”

“知女莫如母”，娘知道女儿天生的那种好知的性格，只要是新鲜好玩的，不满足她的请求是不成的。娘只好停下脚步，母女俩听了一段《小寡妇改嫁》，娘就要拽小爱莲走，可小爱莲那双小脚好像一时钉在了那里，一动不动，听得津津有味。没法子，娘又带着她接着听了《井台训夫》、《教子篇》，娘看了看小爱莲的神态，呵，还没有一点要走的迹象，只好再听一段儿《三姑爷上寿》。太阳空悬在西天，爱莲娘知道时候不早了，拽了拽女儿，抬手指着西天：“咱们该回家了，再过一会儿天就黑了！”

“娘，叫俺再听最后一段嘛！”小爱莲头也不回地看着演“桩子”的艺人。

这个梳着长长的辫子，穿着花布上衣，裹着小脚，忽闪着一对晶莹透亮大眼睛的小姑娘，一边看着男孩子的表演，一边悄悄地问：“娘，这个不败的小哥

哥不就是前些日子爷爷在路上救回来的那个在土匪手里解救出一个老奶奶

和儿媳妇的王家村的张景涛哥哥吗！”

